

五溪文苑

WUXI WENYUAN

湖南省怀化地区群众艺术馆编

五溪文苑

目 录

一九八四年九月

五 溪	芙蓉楼.....	杨云驰 (1)
名 胜	飞山.....	明泽桂 (4)
	嵩云山大兴寺.....	胡元复 (6)
散 文	往事.....	放 平 (7)
	山魂.....	谭士珍 (13)
	龙市晚归.....	赵 绪 (17)
散文诗	芊芊山野草.....	赵海洲 (20)
	侗乡情.....	胡 锐 (24)
旧 体	前人咏怀化诗词 (十首)···(清)唐可久、胡嗣昌等	(26)
诗 词	国庆抒怀 (七绝)	彭述宪 (27)
曲	新春题挂历等(五绝、七绝各一首).....	陶 键 (29)
	颂警予学校 (蝶恋花)	向小韩 (28)
	仰芷江解放战争烈士塔 (山坡羊)	羊敬德 (28)
新 诗	我眷恋祖国温暖.....	彭庆元 (30)
	夸父之歌.....	龙彼德 (32)
	工作证.....	颜昌海 (35)
诗	一个农民在报刊.....	程子厚 (36)
	摄.....	曾 瑛 (31)
新民歌	国强全靠党英明 (十二首).....	杨立中等 (38)
小 说	侗寨芦笙音.....	杨容方 (40)
	小院的树.....	刘明文 (48)
说	赛龙灯的插曲.....	龙民怡 (55)
	三条鲜鱼.....	李建成 (59)
歌	中华, 我的祖国.....	汪道哉 (61)
	因为我们是中国.....	黄红绿、黄持一 (61)
	当国旗升起的时候.....	廖泽川 (62)
词	世上只有党最亲.....	周介华 (62)
	美丽的传说.....	张名河 (29)

歌	荷花谣·····	高 峻	(63)
	小星·····	赵 兰	(63)
	车工姑娘·····	郭正平	(64)
	秋到山乡遍地金·····	岳永祥	(64)
	摘豆角·····	夏劲风	(65)
	侗乡百里一片春·····	秋 鸿	(65)
	老来俏·····	苏甲宗	(66)
词	夏夜·····	陈 萌	(67)
	摸鱼乐·····	阮居平	(67)
	小树苗·····	续正贵	(79)
歌	我爱我的祖国·····	王浦安词 王 辉曲	(68)
	走不尽的金光道·····	肖乾炳词 雅 文曲	(70)
	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	李白诗 洪滔曲	(71)
曲	接新娘(侗族琵琶弹唱)·····	吴子英	(72)
	有心人喜栽富裕花(顺口溜)·····	杨湘云	(77)
· 革命故事 · 一寸丹心共月明·····			
民间故事	杨令公大破飞山寨·····	林 河搜集整理	(80)
	杨八妹柳州救兄·····	林 河搜集整理	(94)
	王昌龄与芙蓉仙子·····	李槐荪搜集整理	(96)
	青蛙让贤·····	粟明清等搜集整理	(101)
民间歌谣	侗族长句歌·····	杨立中、龙燕怡搜集整理	(103)
	洞房门前斟酒歌·····	邓学奎、龙燕怡搜集整理	(113)
民俗	独坡侗寨的猎俗及其他·····	杨进铨	(116)
	侗乡鸟俗·····	邓星煌	(119)
	龙溪口牛市·····	张成刚	(122)
	侗家戏俗·····	李 箴	(126)
	南侗歌俗漫议·····	王承祖	(129)
· 资料 · 怀化地区少数民族简介·····			
美术	(六幅)·····	滕建国、杨艾湘等	(插图)
摄影	(四帧)·····	肖益堂、彭际智等	(封二、封三)

芙蓉楼

黔阳县 杨云驰

古称龙标的黔阳旧城，地处沅、许二水汇流之滨，是一座山青水秀的古老山城。建县两千多年来，虽几经兴废，却仍有一些古建筑保存至今，芙蓉楼便是其中之一。

清乾隆四十年，知县叶梦麟于东城外建“芙蓉亭”。嘉庆二十年，知县曾钰择西城外许水东岸之香炉岩创修“芙蓉楼”；道光十九年，知县龙光甸重修，这便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芙蓉楼”，从建亭到现在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楼为木质结构，呈方形，高两层，四角飞檐，上悬一匾，书“芙蓉楼”三个金色大字。楼下四周有墙壁，中为厅，原作祀王少伯处。嵌入墙壁中的石碑，刻有诗文。楼后本有“冰心玉壶亭”，已毁于兵，只留下“芙蓉池”，中蹲峥嵘古石，池水清澈见底。楼的南侧建有碑室、碑廊，立着摹刻颜鲁公“浮玉”、岳将军“墨庄”字样，以及刻有历代官吏所撰诗文的许多石碑，供游人追溯往事，考证古迹。

这座被古人誉为“楚南上游第一胜迹”的芙蓉楼，背廓临江，参天古树环拱楼前，呈现出一派古色古香的景象。每当登上层楼，凭栏而眺，那前人称之为“小江风月”、“柳溪烟雨”一类的景色便尽收眼底。再放眼望去，但见峨峨群峦，苍苍翠翠；滔滔江水，帆樯出没；袅袅炊烟，鸡犬相闻；橙桔黯绿，千村一碧，好一幅天然美景！使人视野开阔，心胸坦荡，真乃“祛烦涤壅”的佳境。二百余年来，多少达官富贾、墨客骚人来到古城，总要登楼观赏，以饱眼福；或觅诗索句，撰文纪游，因而留下了不少佳什名篇，象《芙蓉楼落成集咏》《芙蓉楼诗抄》《芙蓉楼

文集》等，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可惜那些诗文集子，大都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湮灭，无从寻觅了，“祇有江干昔时月，依然终夜送寒潮。”

现今尚存的黔城芙蓉楼，则为后人缅怀王少伯左迁龙标尉史事而建。足见少伯的风流余韵，是怎样感动千百年后人们的心了！清代以前，未发现黔阳有以“芙蓉楼”命名的建筑物，连创修“芙蓉楼”的知县曾钰在其诗中也说：“为寻古迹多惆怅，几度城南蹢躅回。”他想象王少伯左迁龙标时，城边有一座叫“芙蓉楼”的建筑，为少伯野宴、小憩、赋诗之处，还做梦般地以为古楼应在城南沅水岸边呢。难为他多少次寻访，都找不到遗址或记载，以致空手怏怏而返！后来，他把新建楼址选在城西沅水岸边的香炉岩，是因为此地特有佳处。曾钰在《芙蓉楼碑记》中称：

“其地背廓临江，依林踞阜，轩豁呈露，诚胜境也。”教谕黄本骥在《芙蓉楼唱和诗》序中也说：“地据沅、沅二水之交，有石屹立，有树森陈，旷如奥如，二者咸备，诚观游之胜境也。”因此，对楼址作出了最佳的选择。

唐天宝年间，在古龙标县城周围有否同“芙蓉楼”类似的建筑物呢？是有的。据《黔阳县志》载：“本县才子向亦庵所著《孤云亭集》中，有《临江楼遗迹记》称：“金鳌山上嘉树扶疏，中多桔柚，旧有楼曰‘临江’。少伯登之，赋诗自娱，命苍头拾败叶为囊。”金鳌山又名鳌鱼山、鳌山、水口山，位于县城东三里许，正是沅水东去的方向，也只有这里才有败叶可拾。王少伯在龙标尉任内时，经常惟琴书一肩，在此咏诗作赋。“沅溪夏晚足凉风，春酒相携就竹丛。莫道弦歌悲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其心境何等开阔！当地人慕名前来索句的很多，所以有“蛮女乞诗书锦字”的佳话。此处应是曾钰要找的、不叫芙蓉楼的、想象中的芙蓉楼遗址了。临江楼可能建于“贞观之治”的年代，也同芙蓉楼最早建于“乾隆盛世”一样，只有在封建王朝所谓“歌舞升平”的历史时期，官府才会有此雅兴。天宝之后，朝廷更加腐

败，天下纷争不已，什么层楼兴废，历史佳趣，也就无人问津了。曾钰冀图找到离他远去千年以前不曾存在过的芙蓉楼历史遗迹，当然只能是空手而归，频添惆怅而已。但他另生遐想，找到兴建层楼的佳处，为黔阳历史增添异彩，倒是值得称道的。

黔城多次遭受火灾，芙蓉楼由于位置优越，均未殃及，这要归功于曾钰的明察。斯楼虽未为巨灾所毁，但备受兵变、土匪和无知者之害，却不可数计。碑被窃走，亭被拆除，建筑物遭损伤，实累见不鲜！清末和民国时期，有过多 次修缮，都无济于事。直到解放以后，芙蓉楼才有了生机。省人民政府确定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几次拨款修复，雇请对古建筑有造诣的工匠，照原样恢复其历史面貌。这座建筑物同黔城其他古建筑物一样，体现了明、清的建筑工艺与风格，对研究本地明、清的建筑艺术和经济文化，有一定价值。经过整修后的芙蓉楼及其附属建筑，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由于沅水河道的整治，枝柳铁路和怀通（怀化至通道）公路的通车，古城的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国内外前来游览的人不少。中央、省、地的一些领导同志，也曾来此视察，有的还留下了珍贵的墨迹。

王昌龄七绝二首

送别魏三

醉别江楼桔柚香，
江风引雨入船凉。
忆君遥在湖山月，
愁听清猿梦里长。

送柴侍御

沅水通波接武冈，
送君不觉有离伤。
青山一道同云雨，
明月何曾是两乡。

飞 山 靖 县 明泽桂

靖县原系古靖州，位于湘西南部，地处湘、桂、黔边境。距靖县城西五公里处，有奇峰突起，如钟如鼎，乃是飞山。

飞山系湘西名山之一，历来是墨客骚人攀游吟咏的地方。据清道光《靖州志》记载：“武冈云山旧有七十二峰，忽一峰飞至靖州城西门外，即飞山也。”这里原属“南蛮之地”，五代时，峒蛮潘全盛率杨承磊踞此。楚遣吕师周讨之，援萝蹶石，直抵山岗，擒潘全盛斩之，尽平巢穴，今山上壕堑犹存。五代末，杨再思由淮南丞迁辰州长史，后驻靖地，为诚州（靖州前称诚州）刺史，飞山亦为杨再思所辖。杨再思死后，人们于飞山绝顶建庙以祀之，曰“飞山太公”。至今，每逢三、六、九月，乡人登山烧香朝拜者甚多。飞山四面削壁，顶复平旷，中央突起双峰直插云间。登临其上，眼阔胸开，有身临天界之感。山上岩洞嵌空，庵寺林立，古迹甚多。真是：山腰有奇洞，山上有奇峰，山外有奇传。

头宝鼎、二宝鼎、三宝鼎三座庵寺，矗立峰巅。头宝鼎乃诸庵之佼佼者，居飞山之首，名曰“绝顶”。三面巉岩，削壁凌空，有一大石伸出削壁之外，俗呼为“舍身崖”。峰顶庵寺系宋元丰年间所建，距今九百多年，清光绪己亥岁被焚；癸卯岁（公元1846年）江西人献资重建，全部为青砖结构，拱形屋顶，雄伟壮观。靖县电视差转台现设于此。二宝鼎庵寺略低，是登头宝鼎必经之地。据说，曾是元朝末年土人丁元帅（丁仲仔）盘据造反、屯兵练武的地方。三宝鼎虽然不大，但整个庵寺全是石料修成，结构严谨，为清康熙三十二年所建，至今完好无损。

在头宝鼎尖峰之下，平旷山顶之中，有方广寺（又名“大殿”），建于明朝初年。原有殿宇三进，殿内有石碑数块，比人

还高。明万历十年，湖广参将邓子龙南征来靖州时，曾留下有名的《登飞山》（七律）亲笔碑刻：“南来倚剑上嵒峩，满眼烽烟坐里消。神器自知无鬼域，嫖姚何处有天娇。岩飞瀑气披深洞，风送钟声下远苗。西望六百八十穴，我欲一扫归天朝。”笔力遒劲，如龙飞凤舞。凡登山者，多临摹而宝藏之；步其原韵和诗者更众。左侧，尚有民国初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恺的题联碑刻。大殿左边，有仓廩遗迹，相传为五代峒蛮潘全盛盘据飞山时所设之军兵屯粮处。据《靖州志》载：“相传，五代时杨承磊旧砦，元末丁伸仔据之，为我军破灭。今其地有米穴，掘土中随处可得，宛然米粒也，啮之如炭，心懣者服之辄愈。”至今米粒犹存遗迹。乡人游览时，掘土尚可得数粒，但不可多得。黑色，如石质，人们称之为“乌米”。大殿背后有灵官殿、玉皇阁、皮卢寺；前面有半仙亭、小天门寺、大天门寺和磨针庵等。现半仙亭、小天门寺和灵官殿的屋宇犹存。

山崖削壁间有岩洞数处。莲花洞位于东北，洞宽而深，洞内楹舍精美。一九六二年，省文化局曾拨款维修过一次。白云洞也是飞山的大洞之一，镶嵌在东南削壁间，洞口与县城遥遥相望。据《靖州志》记载：“白云洞在城西十里，飞珠岩左，岩壑嵌空，如鬼工削成，下筑精舍数楹，溅流飞檐，晴天亦雨，诸僧人以瓮承之，朝夕咸取汲焉。明州司马吴文宗镌‘白云洞天’于其上。又兵宪秦某尝建有亭，并题‘天开列嶂’四字，亭久废。”现洞内房屋已圯，仅洞外三株松柏尚存，洞顶“白云洞天”四个大字清晰可辨。白牛洞，又叫飞珠岩，在飞山南面，白云洞之右，洞口有迎仙桥。洞不深，洞门顶部石壁光滑，有山泉顺壁流下，远远望去，石壁上现有一条白牛，因而得名。相传，洞内有白牛精。每逢久旱不雨时，人们常见一条白水牛在洞口小溪饮水，走近一看，却无影无踪。此外，还有天堂界的天塘，地处山顶，终年不干；林龙坳的奇石，千姿百态。

诸君若有机会，不妨相约知己登山一游，以饱眼福焉！

嵩云山大兴寺

洪江市 胡元复

风光秀丽的嵩云山座落在洪江老鸦坡西侧，曾经被誉为“湘西圣地”，有“小南岳”之称。

从莲花地沿着一条梯形的石板路拾级而上，经过半山亭，再往上攀登一箭之地，就能看到写有“湘西圣地”四个大字的横匾嵌在路口的门亭上，山门两边有一幅笔力苍劲的对联：“退后一步想”，“能有几回来”。相传这是著名的缙闻法师撰写的。山亭门宇宏大，周围古松参天，翠竹林立，方池流水，鸟语花香，好一个幽雅所在！再往前走，便是嵩云山的大兴寺了。大兴寺建于明末清初。道光年间曾失火烧毁；同治年间又重建。

大兴寺为四殿、两厅、两厢：进门是韦陀殿；中间是正殿，有如来佛、十八罗汉、二十四诸天的雄伟佛像；左边是观音殿；右边是长老和尚客厅，后面是祖师殿。庙宇建筑精巧，气势宏伟。寺内匾屏满目，佛光闪烁，香烟缭绕，钟鼓不绝。

一九四八年，大兴寺普泽和尚受戒时，湘、赣、滇、贵四省之高僧，云集嵩云山，袈裟满目，热闹非凡。

大兴寺后殿供有“人身菩萨”。据说很久以前，有个姓郝的人上山修道，有条蟒蛇也躲在他的禅座下面偷听经文。后来郝祖师年高道成，一次在沅水河岸化缘，不小心掉进河里。这时蟒蛇赶来相助，将郝祖师托起仰面逆游三十里，被人们发觉，将其抬起，一路跪拜上山，供于后殿，并用金水漆其身，称为“人身菩萨”。故此，上山烧香、还愿的人就更多了。

大兴寺后山左侧有绝顶，登临极目环视，整个山势有如神仙坐着云车在松林中遨游，嵩云山因而得名。

可惜大兴寺这座有名的古刹，几经兴废，如今只剩下一幢破宇和数名老尼了。……



(散 文)

北 京 放 平

人在一定的时候、一定的场合，总容易引起对一些往事的回忆。

去年六月我在柳州。湘西怀化地区的龙燕怡同志，有一天带着一批业余诗人去那儿观光，听说我在，找到我住的地方把我拉去讲诗，并要我抽时间到怀化去走走。当时我的西南之行，原有一项要去青岩山林区的安排，得从怀化转车，便答应下来。不久，我就如约成行了。

枝柳线的南段，一路隧洞相连，原野起伏，深山老林，幽谷峻岩；路边小河似带，渔舟摇影。苗、侗民族地区的古老山村，间或点缀其间，再加上一些跨越河流的神话般的风雨桥以及村边层层相叠的巍巍鼓楼，处处形成一幅幅绝妙的山水画卷，使我目不暇接，心旷神怡。列车每站都停，站站木材堆积如山。每到一站，总要下去活动活动腿脚。我这个人也许是由于长年工作养成的职业习惯吧，每一遇到不相识的人，都要问这问那，想从他们那里学到一点什么东西。就在这种匆忙的接触中，发现那一带的人们几乎个个质朴可亲。尽管当时的客运列车尚在试运阶段，一切都属草创，旅客难免更为疲惫。我则由于置身这一长长的画卷之中，凡所见到的人物情景，无不使我神驰万里，浮想联翩，思绪如泉，笔不停书，早就忘了什么叫做困倦，什么叫做劳累了。

记得那天到达怀化站，已是夜里十点半钟。旅客蜂拥出站，

都往前面一片灯火辉煌的建筑物奔去。我因记住了龙君在柳州告诉我的走法——出站往左，只须走上一里多路便是地区文化馆。他说：“那里很好找，对面是个汽车站。”可是这时左边漆黑一片，不见一点灯火。我只好去问一家小店门口的小伙子；小伙子很恭谨，告诉我：“往咯边走没错。你老人家到了一个大转盘就往左拐；再往右就是汽车站啦！”我向他道了谢，摸黑走去，渐渐能够从隐隐约约之中分辨出一些远近的轮廓来。果然前面有个相当大的广场，中间象座园形的花坛。我想：大约这就是那个小伙子所说的“大转盘”了。于是又往左走，一条新辟的大马路，在夜幕中简直比北京天安门两侧的东、西长安街还宽还长哪！——糟了，脚下碰上什么东西了，停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堆石块；绕过石块又是一堆沙子，接着又是一堆泥土……。这里连盏路灯也没有，看来这条马路并没有竣工。我就是这么深一脚浅一脚、磕磕碰碰地向前走着，心里却也充满了无限的欣慰，因为从这里我又看到祖国的建设正在向前发展。好了，前面飘来了两个人影，险些同我相撞，我赶快停下来问路。来人是一男一女，都回答说：“没得好远了，只要到了前面那个水泥灯柱，从灯下往右一拐就是的！”这时起风了，接着又飘起雨来，在这黑古弄冬的夜里，前头那个亮着华灯的水泥灯柱，让我感到竟是那样的遥远。你看，一个人多有了几岁年纪，经过这整整一天的颠簸，特别觉得疲劳。上车之前，自己又没有进行足够的调查，满以为这条线路也会跟别的线路一样，什么吃的都会不缺的。等到上车北行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判断全错了：沿途上车下车，人很拥挤，扁担箩筐，时时都须当心；上车虽然买了饭票，却吃不到饭，餐车服务员一一给旅客退钱，结果我让自己的肚皮一整天都过不去，现在两条腿也拖不动了，而且风也急了，雨也大了。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三十八年以前的一桩往事来——

那是一九四五年的暮春时节，也是刮风下雨的这么个晚上。风，是平地而起的风；雨，是先小后大的雨；时间，也是接近午

夜的时间。那时我和另外三个同志，经过整整一天的长途行军之后，来到了这个现在称之为怀化市的榆树湾。那时正是“湘桂大撤退”过后半年左右。开初，我和我的兄弟从广西跑回湖南老家，准备去打游击，后因组织游击队未成而撤退到汝城。一九四五年初，我们一共八个人从汝城那个边城出发，在国民党部队组成的所谓“游击队”的围扰和日本鬼子的追袭之下，从宜章和冷水滩附近翻山越岭，先后穿越粤汉、湘桂两条天天屠杀过往行人的鬼子封锁线，沿途向老乡揭露日本鬼子的暴行和宣传我们必须抗战到底才有民族出路的道理。那时一路之上，不仅村村瘟疫流行，户户痛哭失声，而且日寇还经常从据点出来抢粮。老乡日夕数惊，老老小小，挑着家里的口粮，纷纷逃向山里。到了湘西，则又是另一种景象：连行数日，沿途不见一辆车子，路上连一两个行人也难得碰上。我们到达榆树湾时，八个人只剩下四个了。当时只见一处有一点昏暗的灯光，四周全是黑沉沉的。走到透出灯光的地方一问，原来是一所破旧的小学。于是上前借宿，并借锅灶把身边剩下的“难民米”煮了一半。钱，也只够买到几小块豆腐乳了。我们只用三、四块豆腐乳胡乱送下那顿晚饭，便在自己动手拼好的破课桌上睡下了。一觉醒来，天已大亮；这时学生已有来校的。我们赶快把课桌复原，到小河边去洗脸漱口，又把剩下的另一半“难民米”煮成稀饭，就着另三、四块豆腐乳胡乱吃过，便继续上路了。

那时的榆树湾，与其说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集镇，倒不如说是一个破破烂烂的小村庄。因为它除了拥有一所对未来充满希望的小学而外，别的简直什么也见不着了。

我就是在这些恍恍惚惚的回忆之中走过了那盏华灯，来到一家旅社门前的。这时，只听得门口有人说：“雨下大了，夜也深了，客人该找个地方避避雨呀！”我停下来一看，原来是家“团结旅社”。矮矮的房屋，小小的门面，上方悬着一盏雪亮的电灯。它使我想起，确实应该先找个地方住下来。这么深更半夜，

怎么也不能去打搅龙君了。何况，我的腿和我的肚皮，都在一个劲地埋怨我亏待了它们哩！我已被它们闹得精疲力尽，再也不能往前挪动一步了。于是扑了进去，请求住宿。服务员说：“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说：“总比睡小学里的破课桌要强得多吧！”服务员立刻显出迷惑不解的神态审视了我好一会，才把我引到一间还有一铺空床位的统间里去。我求她帮我弄了些饼干塞进肚里，方才安歇。这夜累是累，却比三十八年以前那个夜里睡在破课桌上的滋味香多了。

第二天一大早就去找龙君，并请他抽时间带我去看那所小学。我随着他路过这新城市的的心脏地带，观光了北京商店里有的东西这里也有、北京商店里没有的东西在这里更具特色的几处商场。新建的商店和其他的公用建筑物高大、整洁，马路也相当宽广，市政设施搞得象座赏心悦目的园林。就在快要穿过一条交通要道时，只见车水马龙，奔腾汹涌，向东向南，向西向北，辐轴相接，络绎不绝。热闹的集市贸易，更是应有尽有，人们熙熙攘攘，水泄不通。龙君说：“这就是您当年路过的榆树湾了。那时没有这么热闹吧？现在天天都是这个样子！”是的，在我面前的这个榆树湾，既陌生又亲切，一派生机勃勃，哪里还有过去那个破落的榆树湾的影子呢？三十八年前，它是那样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如今却是一幅处处春意闹、万人喜上眉的景象。

龙君又把我带到一所学校，他说：“这是这里过去唯一的小学，看还象您当年见到的模样不？”我一看，又哪里找得到半点象当年那所小学的影子呢！现在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所新盖的中学，校舍一表堂堂，座座教室宽敞明亮，办公室和宿舍也显得优雅大方。将今天比过去，简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再走向后面，便是那条小河。只有它——我曾经下去洗过脸、洗过脚的小河，还依稀认得。

没过几天，龙君陪我乘火车去溆浦。路过辰溪车站的时候，

看到那所典雅的新站房和竖在月台上的那块写有“辰溪”两个大字的站名牌，又引起我的另一段回忆来：

还是一九四五年的那个暮春，我们离开榆树湾，走了整整一天之后，在半路上的一个凉亭里睡了一夜，走到辰溪时已是另一天的下午了。辰溪滨临沅水，当时在一条河上有一座摇摇欲坠的破木板桥。两个国民党的士兵，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凶神恶煞地站在靠近城门口的桥头上。我们这四个疲惫不堪、外表形迹可疑的来客，刚刚走完那座木桥，就被两把寒光逼人的刺刀堵住了。“站住！举起手来！”他们大叫着，接着开始对我们每个人进行搜查。搜身完了，又对走在前头的一个戴近视眼镜、背包上捆着一把小提琴的同志下命令：“把背包解下来！”近视眼解下背包，打开它，听凭那两个“丘八老爷”仔细地查看。他们又是翻，又是摸，又是一件件提起来抖开往地上一摔……。背包里什么可疑的东西也没有。最后勒令打开小提琴的匣子，对那把小提琴就怎么也不肯轻易放过了，盘问道：“这是一件什么新式武器？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想来辰溪干什么勾当？不讲清楚，休想脱身！”这时我的心里不由得一震——想起我背后还没解开的背包里，揣了三本宣传真理的书：一本是《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一本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科学的艺术论》；第三本是从马列主义角度解释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新三民主义论》。这三本书如不安全转移，一被那两个家伙搜了出来，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好在这三本书，我从汝城出发后，一路走，一路断断续续地阅读，在到达榆树湾之前就已经又读过一遍了。这时，我猛然灵机一动，趁着“丘八老爷”还在和那位戴眼镜的同志纠缠不休的时候，赶紧放下背包，背过身来解开，飞速取出这三本书往贴身处一塞，顺手将背包交给我的兄弟，推说要上厕所，转身一拐弯，就急急忙忙跑进城去，找到一个旧书摊，把它们卖了，不！让它们去见新的、需要这些真理的人们去了。我赶紧回到正在搜查的桥头，这时“丘八老爷”已经开始检查第二个人的背包

了。随后，我和我兄弟的背包也被他们一一搜查过，才让进城。此时，我们还没有吃饭，正好，我卖书的钱为我们四个人提供了一顿稀饭。

这时火车已经通过大江口。我象从梦中走出来一样，回头看着大江口那新建的工业基地：巨大的厂房，高耸的烟囱，历历在目。这是我在三十八年前所不敢想望的。

现在，湘西已经拥有两条铁路，北通北京、沈阳；东到南昌、上海；南达广州、南宁；西连贵阳、昆明、重庆、成都。公路如网，四通八达。沅江的船只也不断地进来出去。而且村村水渠，处处电站。山上山下，鲜果流红，松杉涌翠。金色的稻田里，脱粒机正引吭欢歌。这，不正是从原来的闭塞、贫穷，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四个现代化飞跃前进的标志么？

湘西、怀化呵——我曾经在你的土地上艰苦跋涉过的湘西、怀化呀，你在祖国的艰难历程中走过来的路，不也象我当年赤脚蹒跚、一步一坎坷的那样一种旅程么？如今，你的羽翼已经丰满，愿你展开双翅，勇敢地、更勇敢地向着同一个光辉灿烂的目标奋飞吧！

一九八四年七月，北京。

榆 树 湾

(五律)

(清) 胡嗣昌

空江洲渚外，
烟树一村斜。
黄叶梯山路，
青帘出酒家。
夜深渔火乱，
天远客途赊。
晚泊歌声起，
予怀问水涯。



(散文)

地区文联 谭士珍

菡子是当代很有影响的女作家。她一来湖南，便提议到湘西；一到湘西，便要求到会同县看看。为什么？那里有茂密的林海，那里是著名的“广木之乡”哇！

六月上旬的一天，骤雨初晴，我们驱车来到离会同县城三十余里的广坪乡采访。这里，岭后是岭，山后是山，层峦叠嶂，丰厚悠远，极目所至，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树林。再没有比雨后青山更迷人的了，满山是苍翠欲滴的浓绿，没有来得及散尽的雾气象一缕缕乳白色的丝绸，在深山峡谷里飘游、升腾，红着脸儿的旭日把每片树叶上凝聚的雨滴，都染成了赤橙黄绿紫的五彩珍珠，折射出北极光一般的奇光异彩……。深深地呼吸几口森林深处特有的新鲜空气吧，会把你的五脏六腑冲洗得干干净净，神爽气舒，身心感到格外的惬意。

陪同我们采访的县科委的小曾，是位十分热心林业的女技术人员。她如数家珍地告诉我们：杉木是常见的树，但这里的杉树由于环境、土质和气温、水份等各方面的关系，与别处的杉树有所不同。它的树干笔直、挺拔，上下的粗细差距甚少；它的生命力旺盛，成长很快，幼苗栽下去以后，经过二十年，最高的树可达二十四公尺，材积零点八七个立方米；更有趣的是，它天然整枝，无需人工砍伐，树干上细小的节疤自行收缩，光光溜溜的，几乎看不出什么疤痕。它本身的优点实在太多了，因为产自广坪

这个地方，故称为“广木”。由于树种珍贵，广坪每年采集的种籽达四十多万斤，从天空，从陆地，从海洋远销全国十五个省市，还出口日本、瑞典、新加坡、苏联、朝鲜等国家呢！一九八一年七月，瑞典王国皇家科学院教授澳劳夫·泰姆等一行，专程来到这里访问。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和中南林学院都把广坪做为自己的科研基地。啊，小小的广坪名扬天下，真是深山里飞出金凤凰哇！

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在幽深的、静谧的林海里行走。那一排排、一行行高耸云天的杉木，象整齐列队的士兵在接受检阅，使人产生出一种庄严、肃穆之感。我抬头望天，太阳被阴森森的枝叶遮住了，只是透过密密的叶片间筛下一个个白色的光点；低头望地，脚下是一层厚厚的、软软的、湿湿的腐叶。林木间，生长着各种奇花异草，还可以听到斑鸠、画眉、八哥、云雀等鸟类们在枝头歌唱，置身于这样一片茂密的森林中，使人有一种返朴归真之感。山之骨在石，山之趣在水，山之态在奇。我想起那许许多多被砍伐的和尚山、癞子山，赤身裸体，那是多么的荒凉和寂寞啊！如果都象广坪一样变成绿色的宝库该多好！

我们爬上一个高高的山峰，只觉汗流浹背，气喘吁吁。蓦地，只见有个头戴棕丝斗笠的人迎面向我们走来，直至走近，才看清楚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头。老头的脸黑黝黝的，脸上布满皱纹，花白的胡须，青筋凸暴的双手，屁股后面挂着一把亮闪闪的长把勾勾刀。小曾给我们介绍说：“他就是模范护林员杨汉周，共产党员，还是省劳模呢！”

我们请他坐下来谈谈。老人显得拘谨，难为情地说：“那有什么咯谈的啰！”

好在小曾对他的情况熟悉，便娓娓动听地讲起杨汉周老人护林的优秀事迹。广坪林场是一九六五年兴办的，杨汉周从建场起便担任护林员。近二十年来，他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多少脚印，洒下过多少辛勤的汗水，只有泥土知道。他象一位忠于职守的哨